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纂傳卷五

十一至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謄錄監生臣李錦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五

元 王天與 撰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漢孔氏曰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朱子曰交兵曰戰唐陸氏曰有扈國名京北鄆縣即有扈之國甘水名今在鄆縣西呂氏曰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若敵遂至於戰視有苗弗率汝阻正之氣象存間矣。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甘誓

甘誓

漢孔氏曰將戰先誓唐孔氏曰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秦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泰誓未戰而誓故不言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故舉其國名○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唐孔氏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王曰已下皆是誓辭○漢孔氏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蔡氏曰古者四方有變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李氏曰周禮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屬於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而為之將屬於大司馬即此卿也呂氏曰六卿兼統六師無事則為六卿有事則為六師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兩不相妨莆陽鄭氏曰司馬雖專掌兵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徵師於諸侯大司徒以旗致百官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漢孔氏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唐孔氏曰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偏

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呂氏曰嗟者發嘆而憫其勞之辭○漢孔氏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廢棄天地人之道蔡氏曰威暴殄之侮輕忽之唐孔氏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呂氏曰五行散在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五行其或殘害生民廢壞萬物即是威侮也○漢孔氏曰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漢孔氏曰恭奉也唐孔氏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伐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漢孔氏曰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唐孔氏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

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
兵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
明也葉氏曰古者車戰左右不失其事為政故宣王
復古其詩謂之車攻呂氏曰啓之誓師欲嚴部分左
不攻左而攻右右不攻右而攻左御不以範而以詭
雖有功亦為不恭命也師不以律則臧而凶後世吳
起斬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蓋斬首之功小亂行之罪
大一亂部分則不可以為師也○漢孔氏曰天子親
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張
氏曰用命謂恭命○漢孔氏曰天子親征又載社主
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
陰主殺親祖嚴社之意張氏曰弗用命謂不恭命蔡
氏曰戮殺也○漢孔氏曰孥子也蘇氏曰戮及其子
曰孥堯舜之時罰弗及嗣武王數紂之罪曰罪人以
族孥戮非聖人之事也言孥戮者惟啓與湯知德之
衰矣然亦言之而已未聞其真孥戮人也○呂氏曰

啓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陣之事一旦
誓師戒飭戎陣如素講然古人之學體用兼全本末
具舉於此可見

尚書纂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六

元 王天與 撰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漢孔氏曰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漢孔氏曰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陳氏曰昆兄也唐孔氏曰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薛氏曰據五人言之則曰昆弟對太康言之則曰厥弟對其母言之則曰五子唐陸氏曰五人名字書傳無聞仲康其一也洛汭說見禹貢。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

五子之歌

漢孔氏曰啓之五子因以名篇程子曰書為王者之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為法亦存其失以示戒五子之歌是也○鄭氏曰此篇訓體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篋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唐孔氏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漢孔氏曰尸主也薛氏曰尸如主祭之尸蓋居其位而不為

也經言居其位而不能有為曰尸者太康尸位是也
居其位而不敢有為曰尸者康王尸天子是也康王
居憂聽於冢宰故謂之尸天子非其罪也太康非有
他故而遊畋忘反放棄萬機故此言尸位與羲和尸
厥官同○漢孔氏曰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蔡
氏曰豫樂也夏諺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先王遊豫有節皆以
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滅德也陳氏曰滅喪也德根
於性本無可滅之理以其荒淫不反雖謂之滅可也
貳鵠貳也○漢孔氏曰盤樂遊逸無法度○漢孔氏
曰洛水之表水之南田獵過百日不還林氏曰有洛
之表言其遠也十旬弗反言其久也○漢孔氏曰有
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唐
孔氏曰左傳云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然
則羿居窮石窮是諸侯之國說文云羿帝謗射官賈
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

射帝譽帝堯時皆有羿羿是善射之號非人之名不知羿名為何蘇氏曰忍堪也陳氏曰距以兵阻之也呂氏曰姦雄何世無之我之理正則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此羿所以因民弗忍而距之也曰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使秦皇不築長城起阿房陳勝吳廣何所因使隋煬不治宮室伐遼東李密王世充何所因真氏曰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遊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如此○漢孔氏曰御侍也待太康陳氏曰太康為有窮所距故五子從母徯洛○漢孔氏曰怨其久畋失國呂氏曰此怨非仇怨之怨乃怨慕之怨故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小弁父子之怨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所謂垂涕泣而道之

哀而不傷也。○漢孔氏曰述循也。歌以敘怨。唐孔氏曰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摠之。○林氏曰後世作詩者每篇皆有小序。言其詩之所為作。其原蓋出於此。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呂氏敘章指見篇末。○唐孔氏曰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必是五子之

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漢孔氏曰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蘇氏曰民可近者言民可親而不可疎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賤○漢孔氏曰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蔡氏曰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雖彊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呂氏曰此二句百世興王之定法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畏非民曰后非衆固與守邦躬履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子孫堅決著明○漢孔氏曰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陳氏曰一猶悉也呂氏曰禹言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此敬畏之心見天下實有此理匹夫之志萬鈞之勢不能奪之一能勝予之實也○漢孔氏曰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鄭氏曰圖謀也呂氏曰明則易見暗則難知在上之人易有不明之怨勢均體敵有怒面言何所不明若人君結怨於民民不敢言而敢怨故其怨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發則不可救聖

人所以旁通下情欲圖於不見也巽齋歐陽氏曰聖賢之君未有不畏民之怨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圖之不見不使之至大也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聞有怨則不使之至大也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聞有怨則懼不問名怨之有無也○漢孔氏曰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陳氏曰馭與御同唐孔氏曰經傳惟茲言六馬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蘇氏曰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敵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天子所恃者人心而已○漢孔氏曰惟敬則不驕真氏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身肆於民上視禹之訓宜知所戒矣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呂氏敘章指見篇末○林氏曰此亦禹訓蒙上皇祖之文○漢孔氏曰作為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甘嗜無厭足峻高大雕飾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林氏曰宇室宇牆垣牆也呂氏曰凡事皆有其則夫婦之正蒐狩之常酒以養體樂以導和棟宇之居垣墉之備皆不可廢至於荒迷甘嗜峻雕是踰其則矣一踰其則即有亡之理○應氏曰禹非徒以空言警後世創朋淫之失謹遊豫之度惡旨酒卑宮室凡訓之所戒皆身之所履也○眞氏曰禹之戒凡六言二十有四字耳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不可犯也意者大禹作之而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為人主者能以此大訓揭之座隅

銘之楹席則保國之
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呂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蔡氏曰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唐孔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陳氏曰冀方冀州之方猶詩言徐方孫氏曰夏有天下而獨曰冀方指根本之地而言也。○漢孔氏曰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朱子曰紀者如絲之有紀綱者如綱之有綱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綱無綱則不能以自張李氏曰言失道而及亂紀綱道與法非二事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呂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君萬國為天子典
為經籍則法貽遺言仁及後世蔡氏曰明明明而又
明也張氏曰皇祖尊之也我祖親之也陳氏曰典則
皆法也典者萬世之常經若周官六典是也則者一
時之成式若周官六則是也○漢孔氏曰金鐵曰石
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林氏曰五權之法
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
為石鈞石五權之最重者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
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準正則平衡而鈞權是權者法度之所自出也舉鈞
石則五權可知舉權則度量準繩可見石言關鈞言
和互文耳陳氏曰王府王國府庫也○漢孔氏曰言

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陳氏曰墜廢也緒絲
端可續也以喻國家之統緒鄭氏曰覆滅絕斷也林
氏曰其後少康以一旅祀夏配天是夏之宗卒不覆
禹之緒卒不絕也此章雖則云然以其有滅之理亦
如詩正月言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耳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
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呂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曷何也言思而悲
林氏曰嗚呼嗟嘆之辭陳氏曰悲痛傷也○漢孔氏
曰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林氏曰匹夫匹婦之
怨不可犯沉萬姓仇予宜其失所依也○漢孔氏曰
鬱陶言哀思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朱子曰鬱陶思之
甚而氣不得伸也○漢孔氏曰言人君行已不慎其

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陳氏曰太康失邦病根在不敬謹故五子之歌以是始終焉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陳氏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百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自怨自艾終之以不可追而已所謂怨而不怒也呂氏曰此章讀之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太康失道仇不在第五子無失何以忸怩蓋視太康所為如己為之如出太康之口代為太康寒心略無忿嫉不平之意皆真情篤友之所形見也

○總說五章意○呂氏曰五子之歌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二章尋咎其取亡之端三章痛惜帝統之亂亡四章反覆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憂愧歸之於已觀其俯仰高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為如何○林氏曰詩雖本於三百篇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臯賡歌其言安以樂所謂治世之音也五子之

歌其言怨以怒所謂亂世之音也
是二歌雖載於書實詩之淵源也

尚書纂傳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七

元 王天與 撰

胤征第四

夏書

羲和湏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漢孔氏曰羲和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湏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朱子曰湏飲酒色變也○漢孔氏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陳氏曰書既言胤后承王命徂征故序省文但言胤往征之○陳氏曰堯作厯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羲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其罪大矣而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為輕也○唐孔氏曰史敘其

事作
脩征

脩征

林氏曰此篇誓體也○
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仲康肇位四海脩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

厥邑脩后承王命徂征

夏氏曰此史敘作脩征之意○漢孔氏曰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漢孔氏曰仲康命脩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新安王氏曰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天子六軍然師訓衆故亦稱六師○漢孔氏曰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葉氏曰王朝卿大夫皆食其采地於畿內以其臣主之曰邑○漢孔

氏曰就其私邑往討之林氏曰或言盾侯或言盾后蓋以諸侯入為王朝公卿故稱后如禹稷伯夷稱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亦稱三后○蔡氏曰蘇氏以為義和貳於羿忠於夏故羿假仲康之命命盾侯征之今觀篇首云云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盾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盾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之所為孔子亦取之乎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倂

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鼗
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
王之誅

夏氏曰此引古訓以正義和之罪○漢孔氏曰誓勅
之嗟說見甘誓陳氏曰有衆所部之衆○漢孔氏曰
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
安家陳氏曰聖先聖也以其定謀謂之謨以其垂教
謂之訓蔡氏曰下文即謨訓之語○漢孔氏曰言君
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蔡氏曰謹恐懼修省以消變
異也天戒日蝕之類常憲奉法修職以供人事也王
氏曰日有變王為之懼者謹天戒也不敢廢時亂日
者有常憲也○漢孔氏曰修職輔君明明說見五子
之歌呂氏曰不言輔弼而言修輔修者輔弼之工夫

人臣自課於朝夕者也人君有本然之明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漢孔氏曰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許氏曰孟長也王氏曰孟春布令憲禁之時與周官正月始和同義唐孔氏曰道人不知其義蓋道訓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舌有金木之異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陳氏曰徇巡而示之也徇于大路欲其無不聞○漢孔氏曰官衆衆官更相規缺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陳氏曰規運筵以為圓者也以喻規正之義李氏曰工執藝事如匠慶因宮室之事伶州鳩因鐘律之事醫和因療疾之事諫及國政是也○左氏傳師曠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諺商旅于市故夏書曰

云云諫失常也。○漢孔氏曰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王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不諫則謂之不恭陳氏曰常刑刑之有常不變者後世從諫之君賞諫則有之未聞有不諫而刑者蓋古之時諫者其常不諫者乃失職也後世反是。○漢孔氏曰顛覆言反倒朱子曰顛仆也夏氏曰言棄德不修若木之顛覆之覆。○漢孔氏曰沈謂醉冥失次位也唐孔氏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源皆在於酒是也陳氏曰畔與叛同違也離去也官所居之職次所舍之位。○漢孔氏曰倂始擾亂遐遠紀謂時日也林氏曰天紀即歲月日星辰歷數義和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之遠棄其所主之司謂保其私邑。○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唐歷志曰新歷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又曰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

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
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林氏曰日月
不相輯睦故食孔氏以集為集合之集非也房有二
說或以為房星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正在季秋之月
朔謂之房星理亦可通然近代善厯者惟仲康時九
月合朔已在房心北矣觀此則以房為所次之舍其
說為長○漢孔氏曰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
瞽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
庶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唐孔氏曰昭十七年夏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
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
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為孟夏此九月日
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謂夏禮異於周禮也周禮瞽
矇之官掌作樂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樂
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周禮太僕軍旅
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謂嗇夫蓋司空之屬庶人是庶人在官者胥徒也林氏曰漢上林虎園有嗇夫又有鄉嗇夫是執役之賤職唐陸氏曰車馬曰馳步走曰走○漢孔氏曰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漢孔氏曰閹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呂氏曰不曰干仲康之誅而曰干先王之誅蓋一循乎天理已不得而與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厭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林氏曰此戒飭吏士之辭。○漢孔氏曰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厯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謂厯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沉廢官乎林氏曰周官政典司馬掌之詹侯掌六師故舉政典而言蓋大司馬法也軍法有先時後時之誅先時謂先期而進是邀功也若漢班勇與張朗共攻焉耆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俱至焉耆朗欲邀功乃先期徑入焉耆是謂先時蓋不與大將軍期會而嗜利輕進不可不誅故殺無赦不及時謂後期而至是逗遛也若漢遣霍去病等擊匈奴公孫敖出北地雖過居延斬虜三萬級亦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謂不及時蓋與大將軍期而不至以稽延師期亦可以誅故殺無赦。○漢孔氏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漢孔氏

曰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蔡氏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呂氏曰曰奉王天罰曰同力王室曰欽承天子威命將帥但知承王命王者但知奉天討皆不敢認為己權則人君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安敢犯命○漢孔氏曰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許氏曰俱皆也焚火灼物也○漢孔氏曰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于火王氏曰吏奉將天罰故曰天吏朱子曰烈熾盛貌猛暴也○漢孔氏曰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鄭氏曰脅迫脅也○漢孔氏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唐陸氏曰汙泥泥著物也陳氏曰與猶許也○漢孔氏曰嘆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林氏曰此威非刑威之威乃

果斷之威此愛非仁愛之愛乃姑息之愛鄭氏曰克勝也濟成也新安王氏曰若魏絳戮楊干穰侯斬莊賈皆威克厥愛也趙盾不能止趙穿荀林父不能止先穀皆愛克厥威也愛克威則主將不嚴三軍不肅鼓之不進金之不退未有不敗者○漢孔氏曰言當勉以用命戒以避戮○呂氏曰夏書存於後世者極少因盾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備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義和一人而已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陂沃

唐陸氏曰此下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融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俱通唐孔氏曰自此以下皆商書也孔以經亡序存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首故附于此卷之末

按此當從舊解以為夏書蓋以商書西伯戡黎例之帝告陂沃湯征等書正湯為夏諸侯時事其為

夏書信
而有證

○漢孔氏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唐孔氏曰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左傳關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漢孔氏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唐孔氏曰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云濟陰亳縣是也今濟陰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

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皇甫謐云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漢孔氏曰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唐孔氏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漢孔氏曰為夏方伯得專征伐○漢孔氏曰葛國伯爵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唐孔氏曰皇甫謐云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漢孔氏曰述始征之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伊尹字湯進於桀唐孔氏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云伊尹名摯○漢孔氏曰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漢孔氏曰鵠方二人唐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夏氏曰北門毫之北門○漢孔氏曰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張氏曰惜二篇之亡不得見湯尹之心而孫武乃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間甚可怪也

尚書纂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八

元 王天與 撰

湯誓第一

商書

漢孔氏曰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
號唐陸氏曰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
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
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
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
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
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又

曰湯伐桀為時中林氏曰聲罪致討曰伐唐陸氏曰桀夏末天子○漢孔氏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陲出其不意陲在河曲之南或問以升陲為出其不意如何朱子曰今不的見陲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要之湯決不為後世之譎詐若陲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蘇氏曰升自陲紀事之實猶泰誓言師渡孟津○漢孔氏曰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唐孔氏曰皇甫謐云今安邑有鳴條陲○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湯誓○林氏曰此篇亳衆憚於征伐故湯告以弔伐之意蓋誓於亳序云云乃若臨戰而誓者蓋序總載其伐桀之詳而繫以本所誓師之語非謂行至鳴條而誓若牧誓之類也

湯誓

漢孔氏曰戒誓湯士衆唐孔氏曰此經皆誓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

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夏氏曰此湯言夏有可誅之罪○漢孔氏曰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林氏曰湯武誓師時桀紂猶在王曰

者史官追稱也湯武稱王必於克夏勝殷之後夏氏曰格猶言格汝舜格汝禹之格悉盡○漢孔氏曰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夏氏曰稱台小子猶後世稱寡人謙辭也王氏曰以常情言之以臣伐君疑於亂矣以天命言之湯所謂天吏非稱亂也○漢孔氏曰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剥之政薛氏曰有衆者商邑之民也我后者商民指湯言之也蔡氏曰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也張氏曰正即下文不敢不正之正○漢孔氏曰不憂我衆之言薛氏曰汝衆憚於征伐之言我固聞之矣○漢孔氏曰不敢不正桀罪誅之朱子曰讀書且先求聖人之心如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真氏曰武王謂予弗順天厥罪

惟鈞是亦湯之心也○漢孔氏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蔡氏曰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漢孔氏曰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馬氏曰率盡也盡過絕衆力也蔡氏曰割如剗割夏邑之割○漢孔氏曰衆下相率為急情不與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呂氏曰桀為威虐天下宜奔走畏懼而乃盡怠者蓋威虐之極必至墮弛民至不聊生之地自知必死則苟且度日耳雖有威虐其如之何朱子曰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漢孔氏曰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朱子曰湯之征伐只知一意救民不知其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拏戮汝罔有攸赦

呂氏曰此申言賞罰以警衆○漢孔氏曰賚予也汝
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陳氏曰致推而至之於
彼也○漢孔氏曰食盡其言偽不實唐孔氏曰左傳
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哀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無肥乎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蔡氏曰食言言已出
而反吞之也○漢孔氏曰不用命拏戮說見甘誓○
呂氏曰禹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至啓
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拏戮汝已不
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啓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
攸赦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敬心愈加之意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漢孔氏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唐孔氏曰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湯於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人以為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矣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漢孔氏曰言夏社不可遷之意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唐孔氏曰疑至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亦言不可遷之意○鄒子皇極經世書紀夏禹丁巳年受禪自禹至桀十七王凡四百五十八歲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

典寶

漢孔氏曰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漢孔氏曰三
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
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
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陳氏曰三股意其
黨惡於桀者永嘉鄭氏曰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
○漢孔氏曰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張
氏曰誼伯仲伯之言不得而見其意當如楚昭奚恤
之對秦使以子西子高子敖子友為寶齊威王之對
梁惠王以檀子朐子黔夫為寶又如子罕謂子
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蓋傷桀而以戒湯也

尚書纂傳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九

元 王天與 撰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漢孔氏曰自三股而還大坰地名唐孔氏曰大坰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漢孔氏曰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爲湯左相奚仲之後呂氏曰湯伐桀歸至大坰在中路間仲虺即作誥蓋湯旣勝夏愧心頓發苟不急銷釋之則過而不化有害進修之業矣○唐孔氏曰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

仲虺之誥

漢孔氏曰會同曰誥陳氏曰此告君之書古字告誥通用名誥洛誥同蔡氏曰古文有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湯放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蘇氏曰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桀奔于此湯不殺也呂氏曰慙愧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故自以爲慙德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細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漢孔氏曰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鄭氏曰恐懼也曰湯言口實謂藉口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若燕噲於子之是也湯武征伐而有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此湯之

所以
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人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緝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
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陳義誥湯可無
慙。漢孔氏曰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漢
孔氏曰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聰明說見堯典。漢
孔氏曰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
無救之者呂氏曰有夏昏德正與聰明相反。漢孔
氏曰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

繼禹之功統其故服鄭氏曰勇果決也智知識也呂氏曰勇智非自外來即聰明之發見陳氏曰立本爲標準謂之表表而正之使萬邦皆正所謂天生聰明時人也蔡氏曰湯革夏而纘舊服武王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也○漢孔氏曰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呂氏曰典即萬世常行之理真氏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變故有慙德蓋以爲不獨有愧於人亦將有愧於天仲虺解之曰此特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即所謂常也○漢孔氏曰言托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林氏曰矯詐也如矯制之矯誣僞也吳氏曰如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此類是也○漢孔氏曰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蘇氏曰臧善也呂氏曰有夏昏德衆民亦居懔然之中用湯以開明之使如醉夢之得醒故曰爽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
之有秕小大戰戰固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簡略也賢而無
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
道之世所常鄭氏曰附親附勢權勢也○漢孔氏曰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
恐被鋤治簸颺朱子曰穀之始生者曰苗莠似苗之
草秕糠秕也林氏曰以稂喻苗粟以湯喻莠秕此言
勢之危而立於此時必不見容也○漢孔氏曰言商
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
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蔡氏曰戰戰恐懼貌朱
子曰此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
圖我矣後人多曲爲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住不得
○林氏曰史記稱桀名湯而囚之夏臺雖不見於經

以仲虺之言觀之則史記信矣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史氏曰仲虺稱惟王言湯之所爲天下一人而已○漢孔氏曰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財貨利言不貪也既有盛德兼有此行呂氏曰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湯不爲高大之論而實非聖人莫能至聲色貨利不通不殖自非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安能如此

林氏曰老子云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禪湯武之兵天下不以爲過者惟其無利之之心故也故仲虺言聲色貨利皆不足以動湯心則其伐夏救民果且有利之之心乎○漢孔氏曰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善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馬氏曰官須用有德之人小人有功者亦或有之但賞之而已林氏曰用人惟己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也呂氏曰用人惟己猶所謂取人以身司馬氏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是則聖賢之意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漢孔氏曰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蒲氏曰寬雖對仁而言寬實仁中之一事真氏曰六經言仁始於此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大抵言仁之用至孔子而後言仁之體

按仁字義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又曰仁之道大不可一言而盡也程子謂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也今詳此處言仁指愛之理而言真氏所謂仁之用是也

○漢孔氏曰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唐孔氏曰乃者却說已過之事朱子曰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爲仇也王氏曰王者之用兵如良醫之治疾惟恐其來之遲故先彼則此怨先此則彼怨張子曰湯征而未至怨者非史溢辭如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甚至於有事則傾望其上之

來如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
莫非實如此○漢孔氏曰怨者辭也蔡氏曰奚何也
言湯何爲不先征伐我國也○漢孔氏曰湯所往之
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朱子曰室謂夫婦所
居家謂一門之內慶喜也蘇復生也呂氏曰後世用
兵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湯師之至民皆欣然有喜蓋
弔民伐罪所至則蘇故其氣象不可與後世同日語
又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地之大變觀其征伐之
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
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廣漢張氏曰湯未有天下
而民已后之亦猶汝墳之詩稱文王爲父母也○漢
孔氏曰舊謂初征自葛時蔡氏曰天下之愛戴歸往
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
蓋不在於鳴條之日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唐孔氏曰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寶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漢孔氏曰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唐孔氏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已有侮謂侮慢其人○漢孔氏曰有亡

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
昌盛○林氏曰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言善者必爲人所
助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言不善者必爲人所絕
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接物桀有可亡之道無可
存之理湯因其將亡推而亡之果何容心哉○漢孔
氏曰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朱子曰日新須是常
接續不已纔有閒斷便不可呂氏曰湯安得有自滿
之意此書欲解湯之慙所以歷舉德業之盛天命人
心之所歸又懼湯以是自滿也故以此語豫防之湯
豈有是哉論必至此乃爲備也真氏曰日新則日進
一日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不克
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唐孔氏曰萬邦舉遠
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九族說見堯典○漢孔
氏曰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
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中說見大禹謨義說見臯陶謨

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丈人事之儀則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鄭氏曰制裁制垂遠及裕餘也東陽馬氏曰昆亦後也後昆猶言子孫真氏曰懋昭大德即所謂日新其德也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括也懋昭大德者修身之事所謂明明德也建中於民者以身率人之事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爲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所謂建中於民也然其道豈有他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當而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已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爲法後世者義與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缺則法垂於後而有餘○漢孔氏曰求賢聖而事之蔡氏曰

孟子云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氏之論遡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歟○漢孔氏曰自多足人莫之蓋亡之道呂氏曰謂人莫已若則孤峭特立傲然萬物之上烏得而不亡○漢孔氏曰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呂氏曰此皆不自滿之意也仲虺所以諄諄者人君之居入自滿爲甚近也○漢孔氏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漢孔氏曰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真氏曰有禮昏暴非指人而言蓋欲湯之自警也湯豈昏暴者哉此亦虞廷以傲虐戒舜之意

按此兩說不同左傳載仲孫湫言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暴舊說蓋依此句法

○漢孔氏曰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蔡氏曰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呂氏曰欽崇天道勅天之命之謂欽之工夫至矣又加之以崇欽之至也

○總說一篇意○唐孔氏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不通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爲惡○蘇氏曰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愧不已以害維新之政故思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於天命不可辭次言桀之必害已終言湯之勲德足以受天下者乃因極陳爲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以利己乃爲無窮之恤

以深慰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救弑之名雖其臣子有不能盡沉萬世之後乎

尚書纂傳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

元 王天與 撰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漢孔氏曰黜退也林氏曰黜廢夏命不使復承天統
○亳說見帝告序○唐孔氏曰史錄其事作湯誥仲
虺在路作誥此至亳
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湯誥

漢孔氏曰以伐桀大義告天
下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夏氏曰此史敘湯作誥之意。漢孔氏曰誕大也陳氏曰萬方猶言萬國唐孔氏曰下云凡我造邦是告

諸侯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

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
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
允殖

林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天子自稱曰予一
人嗟說見甘誓呂氏曰明聽提撕振起作其更新之
意○漢孔氏曰上帝天也皇說見大禹謨朱子曰天
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降衷降便有主宰意又曰
何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看得衷字是箇無過不及
恰好底道理天之生物箇箇有一副常恰好底道理
或問降衷與受中以生之中二字義同異朱子曰左
傳云始衷終皆舉之又云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
是衷甲以見之義爲其在衷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
因過不及而得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

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爲善却未親切又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還是一意否朱子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衷說已見臯陶謨真氏曰聖賢之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深味降之一言真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敬哉○漢孔氏曰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朱子曰恒常也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獸即道也道者性之發用處真氏曰六經言性始見於此伊尹謂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又兼習而言與此言降衷之性亦互相發也

按性字義程子曰性即理也朱子曰生之理謂性又曰性只是實理仁義禮智無一不具

○真氏曰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以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

任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以仁義禮智之性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所謂衷也然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所受於天者清濁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彊教以善則是逆之而非順之也觀若之一字則人性之善可見矣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違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爲安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湯始○呂氏曰仲虺言惟天生民有欲惟天生聰明時又與此同但仲虺從情上說乃自末以及本成湯從性上說乃自本以及末也○漢孔氏曰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言殘酷呂氏曰德者性之本有以私欲

滅之故曰滅威者性之所本無以私欲作之故曰作人君天下之源其勢甚便作威于上則其酷虐順流于下使轉其機以敷德其勢亦然耳○漢孔氏曰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唐孔氏曰荼苦也毒螫人之蟲蛇虺之類○漢孔氏曰言百姓非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林氏曰天曰神地曰祇不堪其苦無所赴愬並告于天地神祇以冀拯已屈原云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漢孔氏曰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終不改或問福善禍淫如何程子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曰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曰幸不幸也蔡氏曰災咎也意當時必有災咎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漢孔氏曰行天威謂誅之蔡氏曰以天子告萬方故稱予

一人對上帝而言故稱台小子陳氏曰將天命之明威明威言其威之明呂氏曰不敢赦深見湯不得已之心如有所督迫而不得已者○漢孔氏曰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唐孔氏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也夏氏曰必用牡者牲用牡不用牝呂氏曰昭告者湯無一毫私意對越天地鬼神而爲之也林氏曰上天天帝神后后土皇地祇也吳氏曰請求也請罪者請加罪有夏也○漢孔氏曰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救桀除民之穢是請命吳氏曰請命請百姓之命也○漢孔氏曰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林氏曰湯以桀爲罪人武王以紂爲獨夫蓋其得罪於天人不復有君人之道也○漢孔氏曰僭差責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李氏曰責明也朱子曰言天命不差明白易見人得遂其生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林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蔡氏曰輯和也吳氏曰言爾邦家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漢孔氏曰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蔡氏曰獲得戾罪也○漢孔氏曰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陳氏曰慄慄危懼貌隕墜也真氏曰商頌云聖敬日躋玩此則聖敬日躋之實可見矣○漢

孔氏曰戒諸侯與之更始彛常惛惛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蔡氏曰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夏氏曰從如惟耽樂之從之從即如即康功田功之即蔡氏曰匪彛指法度言惛淫指逸樂言○漢孔氏曰守其常法承天美道呂氏曰天休即在爾典中能守爾典則能承天休何者此心恬愉安泰其爲休美可知凡福慶之鍾祥瑞之集皆其發見者也○漢孔氏曰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吳氏曰於人言善禮下之辭於己言罪自責之辭朱子曰蔽遮隔簡閱也善與惡天皆知之如天黜檢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漢孔氏曰自責化不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王氏曰此非謙而過厚之辭乃誠然矣天下有罪豈非天子不能治化故然乎天子有罪萬方何與焉○漢孔氏曰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陳氏曰曰尚曰亦皆不敢必之辭蓋

兢兢不
忽之意

○總說一篇意○林氏曰此篇自惟皇上帝至兆民
允殖言順天應人伐夏弔民之事自俾予一人至乃
亦有終言戒謹恐懼保邦安民之意一篇
所語首尾本末與仲虺之言蓋相爲表裏

咎單作明居

漢孔氏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
法一篇亡唐孔氏曰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

尚書纂傳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一

元 王天與 撰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漢孔氏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夏即位至十三年丁未崩唐孔氏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後太

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也胡氏曰五帝官天下定於
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
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立不敬宗尊祖
本支亂而爭奪起矣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創王業
豈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大開後世爭奪之
端乎故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
曰否立孫孔子魯人宜知先王之故而不以立
弟爲是邵子經世書亦無外丙仲壬此又可證

按公羊傳一生一及何休註父死子繼曰生兄死
弟繼曰及周制傳子商制則未盡然亦多有傳及
長弟者考之世系可見湯崩而立太甲必外丙仲
壬俱幼而太甲嫡孫年長宜立故程子考究情理
定知史記誤云

○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伊訓肆
命祖后三篇漢孔氏曰其二亡

伊訓

漢孔氏曰作訓以教導太甲林氏曰訓書之一體有諄諄警戒之意○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夏氏曰此史敘伊尹作書之意○漢孔氏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唐陸氏曰祀年也爾雅曰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註云載取物終更始歲取歲星行一次祀取祭四時一終年取穀一熟蘇氏曰元祀十有二月者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

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伊尹在而有之不可以不辨朱子曰商人但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蔡氏曰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唐陸氏曰祠祭也唐孔氏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漢孔氏曰居位主喪鄭氏曰下朝上曰見蔡氏曰對伊尹言故稱先王對嗣王言故稱祖唐孔氏曰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或問是時湯方在殯宮太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朱子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漢孔氏曰在位次陳氏曰敘侯甸於羣后之首者二服在五服之先也意者四方諸侯猶未盡集特侯甸近服之始至者歟○漢孔氏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

攝冢宰朱子曰冢宰太宰也蔡氏曰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漢孔氏曰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呂氏曰明言有著力之意陳氏曰火猛爲烈喻功德之顯著也成德成全無虧也以久遠之事告人人未必信聽以祖宗艱難起家之事告子孫則莫不深信固守故五子述禹之戒伊尹言湯之德周召陳文武之業堯舜雖大聖未暇及也呂氏曰太甲方在喪而作訓秉其心之虛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

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夏氏曰此首言夏商興亡以戒太甲。○漢孔氏曰先
后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呂氏曰
方者常常如初久而無一毫倚滯之意日新之謂也
德者天地萬物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共由之
也此德既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漢孔
氏曰莫無也言皆安之。唐孔氏曰山川鬼神謂山川
之鬼神也。○漢孔氏曰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
順。唐孔氏曰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林氏曰德合於
天故無天災山川鬼神皆安其居而不爲妖不爲厲
鳥獸魚鼈各順其情而不爲怪不爲孽此所謂無有
天災也。○漢孔氏曰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
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蔡氏曰假借也有命有
天命者謂湯也。呂氏曰假手深言伐桀非湯純是天
意。○呂氏曰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憑藉扶持固

億萬年之基本子孫纔爾不幸天遂降之以災天理
感應之速反覆手間耳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災
咎之理存於弗率之中後世人君所以敢於爲惡皆
恃天下爲已有伊尹之言所以奪太甲之所恃○漢
孔氏曰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
亳蔡氏曰明條夏所宅亳湯所宅言造可攻之釁者
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漢
孔氏曰言湯布明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
皆信懷我商王之德蔡氏曰布昭敷著也聖武即易
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呂氏曰虐與寬對湯之伐桀無
他不過取其相對者代之如易東爲西而已○漢孔
氏曰欲其慎始呂氏曰太甲雖累於欲縱而即位之
初必且改志易慮亟告之以嗣德在初秉其天理之
正發而開導之也○漢孔氏曰言立愛敬之道始於
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蔡氏曰孝悌者人心之
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

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
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云立愛自親始
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真
氏曰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
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
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
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
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

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陳氏曰此又言成湯之治已治人者以戒太甲○漢孔氏曰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張氏曰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傳云禮義以爲紀又云紀散而衆亂呂氏曰舜嗣位而慎五典禹受命而敘彝倫湯歸亳而肇人紀之修武王勝殷而汲汲攸敘之訪爲君爲師第一事也唐孔氏曰先民古賢人也○克明說見堯典○漢孔氏曰事上竭誠呂氏曰克忠最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言忠不知湯之心最忠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何嘗須臾替真氏曰爲下之爲去聲爲民則能盡其心也左氏傳季梁曰上思利民忠也

按忠字義真氏曰忠之爲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已而

必盡者亦忠也其實一而已聖賢言忠不專於事君也爲人必忠謀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散民無適而非忠也此章爲下克忠二說姑兩存之

○漢孔氏曰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鄭氏曰備全檢律也朱子曰是湯急已緩人之意○漢孔氏曰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袁氏曰以至猶云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者也○漢孔氏曰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孫氏曰敷求者求之非一方孟子云湯立賢無方○漢孔氏曰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蔡氏曰制作官刑官府之刑也王氏曰湯豈真以刑加之哉儆戒之而已○漢孔氏曰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呂氏曰觀湯之時以恒舞酣歌爲戒則知靡靡之樂非作於商紂之時鄭衛之音非起於哀周之際陳

氏曰宮室皆屋宇別言之則宮者總其全室則房室也于宮于室互文唐孔氏曰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爲巫覡之風俗也陳氏曰風者風俗之風謂足以使人動而化也○漢孔氏曰殉求也敢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田獵是淫過之風俗遊畋說見五子之歌真氏曰殉猶殉葬之殉以身陷其中而不顧者也○漢孔氏曰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踈遠之童穉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鄭氏曰遠棄者老比暱也蔡氏曰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漢孔氏曰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諸侯犯此國亡之道唐孔氏曰三風十愆巫風二淫風四亂風四也呂氏曰有一云者非謂止有其一也有其一則九者從而有一好恒舞則酣歌貨色之類駸駸爲矣有一云者箴其病於未萌也陳氏曰呂氏云云蓋謂有其一未至於喪亡耳夫九者之病固有相因者然若耽於一喪亡必

至親見士大夫子弟以詩酒器玩之類亡家者蓋心
溺於此則餘事皆廢此數者皆世雅好猶足以亡家
況此十者何必備而後至喪亡哉鄭氏曰喪亦亡也
○漢孔氏曰邦君卿士則以諍臣自匡正臣不正君
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諍友僕
隸自匡正唐孔氏曰墨刑司刑所謂墨罪五百是也
劉氏曰左傳叔向云貪以敗官爲墨真氏曰臣不正
君而加以貪墨之刑者蓋人臣所以不諫以貪官固
位故也故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
有罪而貪官者亦有刑垂戒之意遠矣朱子曰臣下
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
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則誅其羣臣而皆下嶺
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託之類是也又曰湯剗此
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蔡氏曰具詳悉也唐
孔氏曰蒙謂蒙穉卑小之稱顧氏以爲蒙闇之士○
薛氏曰官刑所以戒諸侯卿士而伊尹舉以訓太甲

以爲諸侯卿士犯此已足喪國亡家
況天子乎伊尹之訓可謂微而婉矣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
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
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蔡氏曰此總結上文而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
漢孔氏曰言當敬身念祖德真氏曰欲太甲敬身而
念念不忘也敬之一辭乃治三風殄十愆之藥石○
漢孔氏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陳氏曰聖謨嘉言
即上所述謨即言也洋洋即孔彰也自其謀之於心
則洋洋廣大見其憂深思遠也自其發之於言則甚
彰明見其善惡有證也○漢孔氏曰祥善也天之禍
福惟善惡所在三山陳氏曰不常者去就無定也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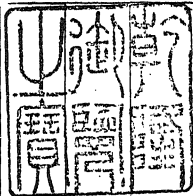
氏曰祥休祥殃咎殃百言多也朱子曰觀此則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漢孔氏曰修德無小則天下齊慶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朱子曰慶福也又大學或問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書所謂云云亦是意耳林氏曰如湯之肇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然後可以爲德之大至於三風十愆有一而亡是不德不在大也昔李常寧云天下之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之而有餘子嘗三復斯言以爲得伊尹訓太甲之意大禹肇造有夏而太康以十旬遊畋而亂之周之王業自后稷開基凡十餘世而文武始受命幽王以褒姒一笑而壞之豈不信哉

肆命

漢孔氏曰陳天
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

漢孔氏曰陳往
古明君以戒亡



尚書纂傳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纂傳卷十二上至
四下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三

元 王天與 撰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作太

甲三篇

漢孔氏曰不明居喪之禮呂氏曰斷以不明原太甲之過也然曰既立不明意者既立之後聲色臭味有以蠱之○漢孔氏曰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龜山楊氏曰伊尹放太甲為時中陳氏曰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蠱也蘇氏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賢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

慙德爲法受惡曰此我之所甚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一時而已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若我何此其爲病與口實之慙均耳聖人以爲寧慙已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爲之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爾則不可○漢孔氏曰念常道蘇氏曰思用伊尹之言也陳氏曰孟子所謂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者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上篇是放桐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

太甲

漢孔氏曰戒太甲故以名篇唐孔氏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爲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

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林氏曰此篇訓體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唐孔氏曰史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漢孔氏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言王氏曰阿如大陵之有阿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蔡氏曰商官名也亦曰保衡吳氏曰君之於臣尊而不名則象其德而爲之號如阿衡尚父仲父之類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氏曰此言湯及有夏以戒太甲○林氏曰作簡冊之書以陳戒若後世之章疏也○漢孔氏曰顧謂常目在之誤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朱子曰古註顧字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面前可見也只

是長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又曰自人言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明命若常見其在目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顧謂天之明命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物事在真氏曰此語要切在顧誤二

字今人俗語云看顧云照顧即此意。○漢孔氏曰肅
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唐孔氏曰漢世儒者說
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
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
也陳氏曰宗廟祖宗之廟呂氏曰人心雖渙散至祭
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故萃渙二卦必言王假有廟
伊尹欲收太甲縱欲之失故言此以收其放心。○漢
孔氏曰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
真氏曰湯惟敬天亦睠湯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
交至近而非遠也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漢孔氏曰
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陳氏曰辟君也。○
漢孔氏曰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
業宜念祖修德陳氏曰基址也緒說見五子之歌。○
漢孔氏曰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
夏都在亳西呂氏曰凡百所爲無不纖悉內而修身
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虧缺不滿

人意之處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王氏曰有終善終也相輔相之臣也○漢孔氏曰言桀君臣滅先王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王氏曰周終不克善終也蔡氏曰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周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漢孔氏曰以不終爲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爲君不君則辱其祖真氏曰辟不辟之言殆甚於漢人所謂帝不諦也然漢君怒而誅之太甲雖無所聽然不聞其怒也此所以卒於思庸歟

王惟庸周念聞

蔡氏曰此史氏之言○漢孔氏曰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或問舊說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庸訓用如王庸作書以誥之庸如何朱子曰是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

夏氏曰此又言湯之勤以戒太甲○陳氏曰作書而
不變乃面命而言○漢孔氏曰爽顯皆明也言先王
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唐孔氏曰昧是
晦冥爽是將明謂夜向晨也鄭氏曰待俟也旦早也
呂氏曰昧爽者昏旦之交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
心澡雪其志想當其時存心養性湛然清淨無一毫
物累同乎太虛猶日之東升明照天下湯之勤勞受
天命宜若可少逸矣猶且若是則下於湯者當何如

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漢孔氏曰：旁非一方美士曰：房開道後人言訓戒。陳氏曰：啓開發之迪導達之也。林氏曰：湯所以孜孜汲汲不遑寧處者，惟欲求賢以爲子孫計而已。○漢孔氏曰：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漢孔氏曰：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呂氏曰：旣言儉德，又言慎者，蓋德者本然之理，慎者用功之地。伊尹以此箴太甲之病，根也太甲欲縱正與儉德相反。真氏曰：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漢孔氏曰：機弩牙也，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朱子曰：虞虞人也。王氏曰：上弦曰張，蔡氏曰：括矢末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蘇氏曰：準望有毫釐之差，則中有尋丈之遠。言人君所爲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此也。○漢孔氏曰：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蔡氏曰：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之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之。

者也。○漢孔氏曰：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窮。陳氏曰：懌悅辭，稱譽也。袁氏曰：古人事業不但只了目前，直要萬世之下莫不稱贊，永圖之驗也。

王未克變

蔡氏曰：此亦史氏之言。○漢孔氏曰：未能變，不用訓。唐孔氏曰：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張氏曰：此伊尹之自言。○漢孔氏曰：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鄭氏曰：習慣熟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

按太甲氣質本非高明而又縱欲漸以慣熟二者相成也尚書四言性湯誥西伯戡黎言性之本此篇及召誥止是氣質之性

○漢孔氏曰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朱子曰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鄭氏曰密親也蘇氏曰使之獨居桐宮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此則先王之訓也葉氏曰無使太甲終其世迷而弗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蔡氏曰此亦史辭○漢孔氏曰徂入桐宮居憂位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呂氏曰憂則心收樂則心放故王居憂而克終允德蔡氏曰允德實有其德於身也次篇言嗣王克終厥德又言允德協于下故史臣

言克終允德以發次篇之義。○呂氏曰此篇伊尹未
嘗言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蓋人臣戒君直
言其惡必不聽信故言先王之美如此
使善惡自相形此伊尹納誨之不可及

尚書纂傳卷十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二中

元 王天與 撰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夏氏曰此史敘太甲自桐歸時事。漢孔氏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蘇氏曰此亦三年正月也說見伊訓。漢孔氏曰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唐孔氏曰王制云殷人噶而祭大雅云常服黼皐是殷之祭冠今爲冕者蓋冕爲通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衮冕之服也夏氏曰太甲旣悔過又適當三年之喪畢冢

宰攝政至是可歸故伊尹以冕服奉迎太甲歸亳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夏氏曰此伊尹美太甲之意。漢孔氏曰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須民以君四方蘇氏曰胥匡相正也蔡氏曰言民固不可無君君尤不可失民太甲悔過之初伊尹首言此其喜懼之意深矣。漢孔氏曰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陳氏曰疆疆界也呂氏曰味此數語伊尹痛定之辭也使太甲終不變尹將若何克終矣喜慰又如何實云者尹之心可想矣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夏氏曰此太甲望伊尹之言○漢孔氏曰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陳氏曰君拜手稽首於臣惟太甲成王於伊周爲然蓋待師保之禮呂氏曰太甲自謂不明序亦以不明言之蓋太甲之病正在不明也林氏曰不類猶不肖也詩云克明克類真氏曰德者得之於天也天性本善人自昧之則反善爲惡與天不相似矣○漢孔氏曰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唐孔氏曰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爲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真氏曰二字乃太甲受病之源故至此首以自責○漢孔氏曰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漢

孔氏曰言己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吳氏曰背違也救正也呂氏曰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後太甲惟恐伊尹之不言○蔡氏曰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迷今復昔晦今明如日月晦蝕一復其舊而光彩煥耀萬象俱新湯武不可及矣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夏氏曰此伊尹告太甲以法湯修德之事。○孫氏曰前言王拜手稽首君致敬以禮臣此言伊尹拜手稽首臣致敬以復君。○漢孔氏曰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蘇氏曰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僞者陳氏曰太甲前日不明于德今日悔過自謂已明故尹迎其端而充廣之謂修身允德協于下然後爲明后耳。○漢孔氏曰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欣喜朱子曰子愛之如子也悅喜意也陳氏曰孟子云中心悅而誠服夫悅而不服則玩服而不悅則離服而悅斯爲王者之政所謂畏而愛之也。○漢孔氏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蘇氏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附麗於罰者皆君使之湯來則我自無罪矣朱子曰言湯與彼皆有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曰云云此可見得民心處。○漢孔氏曰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

豫怠情林氏曰太甲既克終允德廣而充之惟在勉之而已蔡氏曰湯之盤銘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懋德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爲不可頃刻而豫怠也○漢孔氏曰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陳氏曰先祖先也中庸謂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接交接也下臣下也呂氏曰思者日加省察之謂○漢孔氏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唐孔氏曰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呂氏曰明與聰本然之有也惟視遠聽德然後爲本然之聰明人能視而不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蔽則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三山陳氏曰孝與恭臨事而不可忘故曰思聰與明存養於無事之時不爲利欲所汨則所視無非遠所聽無非德故曰惟明惟聰○漢孔氏曰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



尚書纂傳卷十二中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二下

元 王天與 撰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
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
惟明明后

呂氏曰此下至篇終伊尹畫一以告太甲○蔡氏曰
申誥重告也○漢孔氏曰言天於人無有親疎惟親

能殺身者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不保一人
能誠信者則享其祀蔡氏曰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
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
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
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
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也真氏曰誠字始見於此

按誠字義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謝氏
曰誠是實理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又曰經
傳有以理之實言者
有以心之實言者

○漢孔氏曰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陳氏曰王
位與天同故曰天位猶言天王天子○漢孔氏曰爲
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蔡氏曰德者合敬仁誠之
稱○漢孔氏曰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蘇氏曰
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滅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同
道而後興道同者事未必同也厲王弭謗秦皇禁偶

語景王鑄大錢王莽作泉貨紂積鉅橋之粟隋煬洛
口諸倉其事同其亂無不同者與亂同事則亡矣真
氏曰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事
指一事而言如太康遊畋夏桀暴虐之類是也必同
道乃興宋襄以不擒二毛自比文王不知一事之同
而他事之不副其能興乎苟同事必亡三風十愆或
有其一無不亡者蓋興之難亡之易如此○漢孔氏
曰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李氏曰與
者與治與亂之謂也陳氏曰伊尹慮其不終故勉以
終始慎厥與則爲明明后苟不克終則復爲不明矣
蔡氏曰上篇言惟明后此言惟明
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
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

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漢孔氏曰言湯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真氏曰惟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也前言敬仁誠而此總之以敬者敬而後能仁敬而後能誠也陳氏曰配合也○漢孔氏曰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真氏曰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甲其可不與之合邪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漢孔氏曰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蔡氏曰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是時太甲悔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而不循序故告以此欲其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

求諸遠蓋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理家人父子即治國平天下之理皆於實地而用功也○漢孔氏曰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陳氏曰輕易也民事治民之事呂氏曰輕者非謂太甲遂輕慢民事慮其既明處民事自以爲有餘而忘崇敬之意也安者非謂太甲遂安肆厥位慮其既明處大位自以爲無虞而失修省之功也故戒以惟難惟危所以藥其病於既明○漢孔氏曰於始慮終於終思始蔡氏曰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爲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漢孔氏曰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呂氏曰求字最要看大凡逆順之言須以理觀方知是非且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處要之合處多不合處少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處要之合處少

不合處多求之云者蓋逆耳多是而未必俱是遜志多非而未必俱非但於逆順求合於理然後爲當伊尹之言自有言外意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漢孔氏曰胡何也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葉氏曰慮者思之悉也蔡氏曰弗慮何得欲其慎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唐孔氏曰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漢孔氏曰利口覆邦家故特慎焉陳氏曰辯言巧言能亂善惡之實者也祖宗舊政慮之甚詳行之甚久不可輕以巧言亂之

蔡氏曰亂之爲害甚於廢也。○漢孔氏曰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鄭氏曰寵愛也。唐孔氏曰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泛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自處者素定矣。下語旣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爲而發也。真氏曰辯言亂舊政武帝以張湯而變高祖之約束是也。寵利居成功霍光以援立之功據權位而不去是也。故武帝末年海內幾亂而光不免赤族之禍伊尹之言豈非萬世龜鑑哉。

漢孔氏曰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總說太甲三篇意。○呂氏曰上篇規諫太甲之病故舉先王之道以爲規模中篇悔過之初故言先王子惠之德以涵養其心終篇已知道矣故申告之以爲君之次序上篇之辭甚嚴中篇和緩終篇復嚴蓋

量其可言而後言也。○朱子曰：伊尹告太甲諸篇，極緊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爲人主言，初無貴賤之別。又曰：許多說話，都從天理窟中抉出。又曰：伊尹說得極懇切，許多說話，重重疊疊說了，又說。今看來，句句是天理。

尚書纂傳卷十二下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三

元 王天與 撰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漢孔氏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唐孔氏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咎單作明居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明故略之

咸有一德

呂氏曰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明百聖之所未明。林氏曰篇內有咸有一德故以名篇亦訓體也

○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唐孔氏曰叙其作戒之由。○漢孔氏曰還政太甲告老歸邑陳德以戒唐孔氏曰太甲既歸伊尹即應還政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是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告歸太甲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

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
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
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
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

陳氏曰此首言天命廢興吉凶皆本乎德。漢孔氏
曰以其無常故難信真氏曰謹信也靡無也天難諶
者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命
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之人無定位也。
漢孔氏曰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
常其德湯伐而兼之蔡氏曰常厥德所謂德惟一厥

德匪常所謂德二三唐孔氏曰九有九州也。○漢孔氏曰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漢孔氏曰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漢孔氏曰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呂氏曰至此方露一德之名。張氏曰言神主則民主可知。○朱子曰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漢孔氏曰享當也。蔡氏曰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漢孔氏曰爰於也。於得九州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林氏曰正正朔之正夏以建寅爲正商始以建丑爲正革夏正用商正也。○漢孔氏曰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蔡氏曰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覆言之。○漢孔氏曰二三言不一。呂氏曰一則動皆合理故無不吉二三則動皆悖理故無不凶。○漢孔氏曰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

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唐孔氏曰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爲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有不善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陳氏曰此勉太甲君臣應前咸有一德之意。漢孔氏曰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張氏曰太甲即位久矣曰新服厥命自復政時言也夏氏曰服天命謂受命在身如衣被其服而在身也。漢孔氏曰言德行

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大學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朱子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纔有閒斷便不可又曰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不復爲利欲之昏真氏曰易以日新爲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敬終肆以一出入之心爲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常一則德日新矣○漢孔氏曰官賢材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蔡氏曰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漢孔氏曰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朱子曰四爲字皆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或問如逢君之惡也是爲上而非是爲德爲宮室妻妾之奉也是爲下而非是爲民朱子曰然真氏曰爲云者意有所主之名言

人臣之心爲上則爲君成德爲下則爲君牧民意之所主惟此二者二者之外不雜他念然後爲一德之臣○漢孔氏曰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夏氏曰人君任用之際既難既慎不敢任用非人又與之和協其心純一其德同心同德相與大有爲於天下可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陳氏曰此言一德之義○漢孔氏曰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言以合於能一爲常德或問或言主善人而爲師若仲尼無恒師之意如何朱子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又曰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耳善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爲善而在彼爲不善或在彼爲善而在此爲不善或在前日則爲善而今日則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

日則爲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耳故橫渠言原則若善之原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有幾個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者雖訓合字却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于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蔡氏曰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又曰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無遺也咸有一德之書三者之義悉備

按蔡氏不雜不息之說固當至後三語比前說尤備蓋如發於惻隱而不能不雜於內交要譽之私

則非所謂無二擇乎中庸而不能不轉移於菽月之不能守則非所謂無息得此失彼而未必備衆善爲統宗會元之歸則亦非所謂并包而無遺惟備此三語之義而後造乎之德之純所謂一也一者心學也故緝其語以備考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

永底烝民之生

蔡氏曰此言一德之效驗。漢孔氏曰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張氏曰民始聞號令旣贊其言之大及行之久而不變又贊其心之一使左右皆曰大哉一哉未足貴也使諸大夫皆曰大哉一哉未足貴也惟萬姓皆曰大皆曰一然後信乎大且一耳真氏曰不言德之一而言心之一者推原其所自出也

心不一而欲其言之大雖致飾於號令之末未見其能大也。○漢孔氏曰言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孫氏曰或言天祿或言先王之祿蓋天與之而先王受之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陳氏曰此言一德已盡猶不可自足。○漢孔氏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唐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林氏曰太甲上事七

世之廟必其德有可觀而後可太甲下爲萬夫之長
必其政有可觀而後可季武子謂諸侯宋魯於是乎
觀禮與此觀德觀政意同王氏曰於廟言德者不德
則隆厥宗於長言政者政荒則民散○漢孔氏曰君
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蔡氏曰此即前篇民非
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
民之相湏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漢孔氏曰上有
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
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張氏曰自廣則以一已爲有餘
狹人則以人爲不足鄭氏曰狹小匹單也一說匹偶
也陳氏曰一夫甚微民主甚尊然匹夫匹婦之情
苟使攜貳則人主不能成功甚言不可失人心也
按自伊訓以下皆勉太甲以德而一德之旨尤精
皆託太甲以神民之事而七世之廟萬夫之長歸
宿之語尤切太甲於此其必立德之純達於有政
上能使七廟之奠安而永綏其祿下能使萬夫之

宗戴而永底其生則神民之任有歸嗣王之責少塞矣雖然民者神之主故下文又以君民相須之理言之必是心懔然常如匹夫匹婦之不獲自盡此堯舜之博施濟衆猶以爲病而伊尹生平所志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者盡發其蘊以告太甲言有盡而意無窮也漢孔氏說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諸家因之恐未得本指惟林氏稍當故特取而以此數語足之以備商推云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漢孔氏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唐孔氏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李氏曰予讀伊訓等書考伊尹進退之迹昭然明甚而紛紛俗說

有以汙之序書者於伊周著之最詳自稷契臯陶而下盡臣道者代不一人而伊周之葬獨紀於書意可見矣。漢孔氏曰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替于巫咸作

咸乂四篇

漢孔氏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唐孔氏曰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漢孔氏曰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漢孔氏曰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唐孔氏曰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告君。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先世殷王

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災妖不勝善政○真氏曰史記云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缺歟帝其修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太戊遇災而懼如此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是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太戊替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漢孔氏曰告以改過自新原臣名伊陟原命二篇皆亡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漢孔氏曰太戊子去亳囂地名陳遷都之義亡唐孔氏曰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李顥云囂

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鄢
在河北或云今河南教倉二說未知孰是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漢孔氏曰仲丁弟相地名在河
北亡唐陸氏曰今魏郡有相縣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漢孔氏曰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亡唐孔氏曰皇甫謐以爲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

尚書纂傳卷十三